

讀 清 世 祖 實 錄

黃 彰 健

清太祖的漢文文件未好好保存，故清太宗時修太祖武皇帝實錄即主要取材於滿文檔。以係據滿文檔翻譯，故武皇帝實錄一書記明朝地名人名及朝鮮人的姓名，有時誤用同音或音近的字。如誤柴河堡爲釵哈、朴燁爲朴化、鄭應井爲張應京，董國雲爲董國胤，盧太監爲魯太監，即其例子。（參看健所寫與滿洲開國史有關論文，見史語所集刊三十七本pp.429、450、452、476、481）○

清太宗的漢文文件則好好保存，故今存清太宗實錄稿記清太宗與袁崇煥來往書信，即注明係根據漢文原件。清太宗的「書房日記」係用滿文紀錄，故今存清太宗實錄稿即有許多地方係據今存滿文老檔譯成漢文，然後再潤色。今本太宗實錄記明朝人及朝鮮人姓名，仍常誤用同音或音近的字。如清太宗實錄記：

崇德二年四月甲戌，和碩睿親王多爾袞遣蘇拜等奏報朝鮮國王諸子及大臣諸子家口數目。……尙書安以訓，侍郎樸魯、樸黃，武官李集思，文官李明順、米應夏、李澤高、甄類成、李奎。……（34/17b 華文書局影印本，下同）

以朝鮮仁祖實錄（34/25a）校之，安以順應改爲南以雄，樸魯應改爲朴簪，樸黃應改爲朴潢，李明順應改爲李命雄，米應夏應改爲閔應協，李澤高應改爲李時楷，甄類成應改爲鄭雷卿，李奎應改爲李禴。

清太宗實錄記：

天聰七年五月丁巳，朝鮮國王遣使臣兵部侍郎朴祿來貢禮物。（14/9b）

遣朝鮮貢使朴祿歸國。（14/13a）

天聰九年十月壬辰，召朝鮮使臣禮部侍郎朴魯至內殿。（25/29b）

賜朴魯鞍馬，……遣朴魯還。（25/30a）

朴魯往來講說。（28/7a）

此所記朴祿、朴魯均應改爲朴簋。

清太宗賜朝鮮國王的敕書係用中文撰寫，但敕中所記中國人姓名仍有時誤用同音或音近的字。如實錄記：

崇德八年七月，敕諭朝鮮國王：……生擒魯王朱衣珮，……東原王朱衣遠，…
…皆誅之。

以明史諸王世表校之，朱衣珮應改爲朱以派，朱衣遠應改爲朱以源。

清世祖實錄也有不少類此錯誤。今試拈出於下：

(1)世祖實錄 (2/12a, 華文書局影印本，下同)：

和碩鄭親王濟爾哈朗自軍中奏報，……抵前屯衛，拔其城，斬明總兵李賦明、
袁尙仁。

以明史卷二百七十附李輔明傳證之，李賦明應改爲李輔明。濟爾哈朗奏報時，清人尚未入主中國，其奏報應係用滿文寫的。

(2)世祖實錄 (4/18a)：

順治元年四月，多爾袞以敗賊兵捷音奏聞，言：……李自成挾崇禎帝太子，…
…及宗室晉王秦王漢王等俱來。……我軍齊列，對陣奮擊，……陣獲晉王朱審煊。

今按：明宣宗時，漢王高煦造反，國除，以後即未再封宗室爲漢王。明史卷一一八韓王傳記：

(韓王亶)崇禎十六年賊陷平涼被執。

則世祖實錄所謂漢王應係滿文韓王的誤譯。順治元年四月，多爾袞尚未至北京，其奏報也不會用中文。朝鮮仁祖實錄 (45/28a) 引是年五月清國敕書，正言李志誠 (李自成)

「執太原府晉王，西安府秦王，平涼府韓王，晉王爲我所獲」。與我所考相合。

上引多爾袞奏報提到陣獲晉王朱審煊。今按：世祖實錄書：

攝政和碩睿親王賞晉王朱審煊等銀兩有差。(7/9a)

睿親王賞故明晉王朱審煊貂褂一襲。(8/11a)

賜故明晉王朱審煊貂蟒朝衣各一襲。(8/15a)

賜故明晉王朱審煊銀一千兩。(16/8b)

給故明晉王朱審煊家口月糧。(16/13b)

連前所引，實錄有四條作朱審煊，有兩條作朱審烜。

考明史晉王傳及諸王世表，晉王敏淳，萬曆三十八年薨；子求桂，萬曆四十一年襲封。崇禎長編記：

崇禎五年七月乙卯，晉王之喪發引，准世子審烜出城送葬，當日即回。

則晉王求桂當卒于崇禎五年，其子審烜當于崇禎八年襲封。明史莊烈帝本紀、晉王傳、及諸王世表均說，李自成陷山西，執晉王求桂入京，均應據崇禎長編及清世祖實錄所記改正。清世祖實錄有四條作晉王朱審煊，均應改為晉王朱審烜。

明清史料甲編第一本六十五頁有順治元年五月十五日攝政鄭王吉兒哈朗賀表，說：「李志誠來攻山海，晉王朱新宣爲我兵所獲」。此賀表上於瀋陽，非撰寫於北京，係據滿文譯漢，故誤李自成爲李志誠，朱審烜爲朱新宣。

(8)世祖實錄記：

禮部言：故明襄陵王朱達樞投誠赴京。(8/12b)

賜故明襄陵郡王朱魁圖白金衣物。(11/6a)

作朱達樞，係據禮部漢文題本，應不誤。作朱魁圖，係朱達樞的音譯。魁圖二字應改爲達樞。

(4)世祖實錄記：

順治二年閏六月，豫親王多鐸等奏報：……潞王大恐，遂率衆納款。……紹興淮王，渡江來見。(18/19a)

多爾袞遣書豫親王多鐸曰：王遣博洛等招撫蘇州杭州紹興等四府，又招撫潞惠等王。……大兵日久勞苦，王可親率諸將士還京。(19/2a)

四年六月己丑，封博洛爲多羅郡王。冊文曰：……令招撫蘇州杭州等府，爾獲故明惠王潞王等親郡王五人。(32/21a)

今考黃道周黃忠端公全集有黃氏所撰「思文皇帝諭惠王詔」，詔書說：「聞王近在紹興，頗復安樂納福，爲慰」。同書「思文皇帝諭淮王詔」：「皇帝書與淮王：鄱陽，天下之奧區，……亦資賢王招討之力」。是順治二年時，惠王在紹興，而淮王則在江西。明清史料丙編第六本五一〇頁有順治二年惠王常潤揭帖說：「本年五月二十日，

大兵至江南省，潤即於六月內，差齋表文章璽，赴江南省豫王殿下投誠，……隨赴南省朝見」。是實錄所記「紹興淮王，渡江來見」，淮王二字應改爲惠王。

徐承禮小腆紀傳補遺卷一淮王常清傳：「隆武帝立於閩中，常清遂入閩。李成棟陷廣州，諸王皆遇害，獨常清逃免，後定國公鄭鴻逵迎於軍中焉」。今考明清史料丙編第八本七七〇頁順治七年平南王尚可喜題本說：

總兵郝尚久投誠。……潮郡雖已歸附，……不過近郡一二縣。其餘各縣，南面沿海則有鄭成功擁戴僞淮王。

題本所記正與小腆紀傳補遺合。此亦可證淮王在順治二年未渡江降清。

鄭成功擁戴淮王監國，其後又請淮王去監國號。淮王去監國號以後事跡無考。明史卷一一九淮王傳說：淮王常清，「國亡，不知所終」。十年前有華裔日人自日本來臺灣，自稱係淮王後裔。當時有人據清實錄指出，淮王已自紹興渡江降清，不可能有後裔在日本。此即忽略實錄所說「淮王渡江來見」，係據多鐸奏報，係譯自滿文，惠淮音近致誤。

明史卷一〇四諸王世表說：惠王常潤「奔廣州。順治三年，廣東平，被執，死」。此即與清世祖實錄所記抵觸，不可信。實錄記：「順治四年二月，征南大將軍博洛疏報，廣州府僞唐王弟聿鎮僭號紹武，李成棟率師進剿，斬聿鎮及僞周王等人。」實錄並未說惠王在廣東被斬。朱希祖先生南明殉國諸王考則據明史諸王表，謂遇害者有惠王。朱氏所考即與上引實錄及明清史料丙編惠王常潤揭帖不合。

乾隆時所修宗室王公功績表傳說：

潞王朱常淞遂率杭州官屬開門納款，淮王朱常清亦自紹興渡江來歸。（卷七）

致書豫親王曰：王遣貝勒等招撫常州蘇州杭州紹興諸府，降故明潞王朱常淞，

淮王朱常清。王可率諸將士還京。（卷四）

表傳所記亦據世祖實錄，惟將實錄致豫親王書「招撫潞惠等王」，改爲「降故明潞王淮王」此因實錄說，「紹興淮王，渡江來見」，明史說，「惠王於順治三年被執死」，故宗室王公功績表傳纂修史臣作此改定。其實，實錄所記「招撫潞惠等王」，正確不誤，而實錄所記「淮王渡江來見」，淮王二字應改爲惠王。清史稿博洛傳所記則沿襲宗室王公功績表傳的錯誤。

(5) 世祖實錄記：

順治三年五月壬戌，京師紛傳故明諸王私匿印信，謀爲不軌。及行查，獲魯王荆王衡王世子金玉銀印，魯王等十一人伏誅。因集各官傳諭曰：「魯王等私匿印信，將謀不軌，朕不得已，付之於法」。(26/10a)

今按，魯王以派於崇禎十五年爲清兵殺害，其弟以海襲封爲魯王，順治二年監國於紹興，其後死於金門。順治三年時，北京不可能有魯王。潞王於順治二年降清。南疆逸史卷一說：福王於順治「三年五月遇害，潞王亦見殺」。朝鮮仁祖實錄 (47/47a) 記：「李景奭等啓曰：臣等在北京，……五月初二日洪光皇帝遇害。」是世祖實錄所記「魯王伏誅」，魯王乃潞王之訛。世祖實錄此條原出於滿文檔，所引上諭「魯王私匿印信」亦係譯自滿文。實錄不書福王被殺，係有所諱。明惠王降清，亦當於此時遇害。

(6) 世祖實錄記：

順治三年九月，肅親王豪格等奏報：……（賊）守張果老崖，七月十六日夜潛攻克之。……滿達海等，抵三台山圍之。臣於六月十二日亦至。周視三台山，壁立堅固。……八月初七夜，奪其東門。(28/5a)

順治八年二月，冊豪格子富壽爲和碩顯親王，增注其父軍功於冊曰：……征四川時，攻克三寨山、張閣老崖等處。(53/26a)

張果老、張閣老係人名，三寨山、三台山係地名。實錄此二條源出於不同的滿文檔，（參看下文）未知以何條所譯爲是。

(7) 世祖實錄記：

順治六年二月辛亥，平西王吳三桂奏報：……僞王朱森釜、僞定遠侯趙榮貴，……犯階州。……陣斬森釜榮貴。(42/18a)

順治八年九月壬午，賜平西王吳三桂金冊金印。冊曰：……分別功績，特予表揚。……咨爾平西王吳三桂，領兵在階州地方，誅僞秦王朱生福、僞定遠侯趙榮貴。(60/6a)

實錄作朱森釜，係據吳三桂漢文奏報，應不誤。冊文記吳三桂功績，作朱生福，當源出於滿文紀功檔冊。明清史料丁編第八本七〇一頁所記平西王吳三桂冊文與實錄所記同，是此類滿文紀功檔冊在順治朝內院已有漢文譯本。內院作平西王冊文時，僅據滿

文紀功檔冊的漢文譯本，未複查吳三桂漢文原奏。

上引顯親王富壽冊文記豪格軍功，與豪格奏報不同，亦應以此一理由予以解釋。當時滿文紀功檔冊曾譯為漢文，此有康熙時「功牌殘稿簿」為證。（詳後）

順治朝部院奏事可用綠頭牌，見世祖實錄（71/9a）及明清史料丁編第十本九二七頁。順治十年六月，「命凡敘軍功者，不得竟將功牌啓奏，必具疏以進」。據滿文功牌譯漢，所記人名地名是可以與吳三桂漢文奏報及豪格滿文奏報不同的。

世祖實錄（116/4b）記平南王尚可喜冊文，提到「偽國公陳邦付」，不作陳邦傅。恐亦係據滿文功牌檔冊的漢文譯本，撰寫冊文，致有此誤。

(8)世祖實錄記：

順治十六年正月庚子，初，安遠大將軍信郡王多尼……議分兵進取雲南。……多尼自貴陽入，……兵至安壯，斬其偽劉將軍。……投誠土司知府岑繼魯獻策。……有偽伯李成爵屯兵萬人於山谷口。……至是捷聞。（123/2b）

今按：貴州有安莊衛。安壯應係安莊衛之誤。「土司知府岑繼魯」，南疆逸史（中華書局本P.27）作「泗城州土官岑繼祿」，則知府應改為知州，實錄作知府，係奏報有誤。清史稿土司傳四第二頁說，岑繼祿「順治十五年歸附，隨征滇蜀有功」，則實錄作岑繼魯係由滿文譯漢時，誤用同音字。李成爵，明清史料甲編第六本五九五頁及丙編第十本九一三頁均作李承爵，則作成爵亦係據滿文翻譯，誤用同音字。

(9)世祖實錄記：

鄭親王濟爾哈朗奏報：……破偽伯胡一清七營於城南山，……偽總兵周進唐兵於山峪口。（45/14b）

濟爾哈朗奏報：廣西賊渠趙廉分三路寇全州。……臣等率兵至永州，賊渠周進唐、熊兆藻立五營於大松橋，…擊敗之。大破賊渠何永忠，永忠潰奔永從縣。（46/26b）

御批通鑑輯覽記此事作胡一青、周金湯。胡一青、周金湯事迹見明史何騰蛟傳。周進唐應係周金湯之誤。世祖實錄（140/8b）記：「尚可喜疏報：生擒偽伯周金湯」。此係據漢文奏報，故所記不誤。趙廉，蔣良騏東華錄說，「一作焦璉」。作焦璉是對的。何永忠應從通鑑輯覽改為郝永忠。熊兆藻，通鑑輯覽、永曆實錄、東明聞見錄、小腆

紀年作熊兆佐，恐亦應改作熊兆佐。王夫之永曆實錄卷八說：「胡一青本名一清，隆武中改爲一青」。

(10) 世祖實錄記：

英親王阿濟格疏報：……獲李自成養子偽義侯姜耐妻。(18/4a)

洪承疇奏：偽澤侯田見秀、偽義侯張鼎赴省投誠。(20/23a)

平南大將軍勒克德渾奏報：偽義侯張耐詣軍降。(25/8a)

諭勒克德渾曰：……賊官田見秀、張耐窮而來歸。(25/14a)

姜耐、張耐均係張鼎的誤譯。當以洪承疇漢文奏報所記爲正。

上引實錄所記滿洲人奏報，其原件係滿文，其後譯爲中文，遂將中國人名地名譯錯。實錄所載漢人奏報，係據漢文原件，故所記中國人名地名不誤。

(11) 世祖實錄記：

順治四年十二月丙戌，恭順王孔有德等奏報：……偽平尙伯黃朝選遁走衡州。臣等星夜進兵趨衡，……搜獲，斬之。……引兵趨寶慶，……斬偽魯王朱鼎兆。……師至沅州，(偽伯)張憲弼出城拒戰。……獲偽永曆太子朱爾珠。……招降偽國公劉承蔭，偽伯王雲程、劉承永、董英、周思仲、高清浩、鄭應昌、偽內閣吳秉、偽巡撫傅上瑞。……投誠總兵陳躍龍，副將蕭遠，領新降兵三千，駐黎平府。(35/11a)

按實錄記：

順治四年六月癸巳，湖廣巡按高士俊奏報：大軍攻拔衡山安化，……生擒偽總兵黃朝宣。(32/22b)

明史何騰蛟傳也說，「衡州守將黃朝宣」，與高士俊奏報相合。實錄記孔有德奏報作黃朝選，當係譯自滿文。

孔有德奏報：「偽伯張憲弼出城拒戰」，張憲弼係張先壁的誤譯。張先壁，有些書寫作張先璧。王夫之永曆實錄卷十有張先壁傳，謂「先壁弟先軫」。李慈銘說，先壁先軫以二十八宿命名，應以先壁爲是。

孔有德奏報說：「投誠總兵陳躍龍駐黎平府」。陳躍龍係陳友龍的誤譯。王夫之永曆實錄有陳友龍傳。世祖實錄記：

順治五年正月丙午，以投誠總兵陳友龍，……充鎮守黎平總兵官。(36/2b)

實錄此條係據漢文檔，故所記不誤。

孔有德奏報說：「招降偽國公劉承蔭、偽伯王雲程、劉承永、董英、周思仲、高清浩、鄭應昌，偽巡撫傅上瑞」。劉承蔭係劉承胤的誤譯。清世祖實錄採要（日本刊本 2/36）作劉承蔭，是世祖實錄康熙修本已誤為承蔭。明史何騰蛟傳作劉承允，係避雍正諱。

劉承永係劉承胤的弟弟。夏燮明通鑑說，劉承永封武崗伯。

董英封劉陽伯。實錄作董英不誤。

孔有德奏報說：「招降偽伯王雲程」，王雲程係王允成的誤譯。王夫之永曆實錄有王允成傳。王允成事迹又見明清史料丙編第六本五一二頁及明史何騰蛟傳。

孔有德奏報說：「招降偽伯高清浩」。高清浩應係郭承昊的誤譯。王夫之永曆實錄卷二十四說：「郭承昊封泰和伯，隨劉承胤降清，見殺」。

王允成、董英、郭承昊俱在順治四年降清。今考世祖實錄書：

順治六年二月辛亥，授投誠官王允誠為二等阿思哈尼哈番，董英為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周師忠為三等阿達哈哈番，……郭承昊……鄭允昌為拜他喇布勒哈番。(42/20a)

郭承昊正與董英同時授世職，此可證上引孔有德奏報：「招降偽伯董英、高清浩」，高清浩確係郭承昊的誤譯。

實錄此條說：「授投誠官王允誠為二等阿思哈尼哈番」。王允誠與董英同時授世職，而所授世職較董英高一等；上引孔有德奏報，「招降偽伯王雲程（允成）董英」，王雲程（允成）的名字正列在董英之前，則實錄此條作王允誠，應改為王允成。

實錄此條說：「授周師忠為三等阿達哈哈番」。周師忠與王允誠（王允成）、董英、郭承昊一同授世職，則上引孔有德奏報說：「招降偽伯王雲程（王允成）、董英、周思仲、高清浩（郭承昊）」，周思仲恐係周師忠之誤譯。周師忠事迹又見世祖實錄 114/15 a，該條所記係據洪承疇奏報，則作周師忠，較可信。

同理，上引孔有德奏報，「招降偽伯王雲程（王允成）、董英、鄭應昌」，亦應據上引實錄 40/20a，改鄭應昌為鄭允昌。鄭允昌降清後以罪被誅，見世祖實錄（49/8b）。允

昌的允字如係避雍正諱，則鄭允昌的本名恐應作鄭胤昌，故上引孔有德奏報誤譯爲鄭應昌。鄭允昌降清以前事迹待考。（聞臺灣大學藏有世祖實錄康熙修本。只要一查，即可知我的推測是否正確不誤。）

實錄記授投誠官董英、郭承昊以世職，應源出於漢文檔，可用以改正實錄所記孔有德奏報中的人名誤譯。這使我想起，實錄記清兵下南京，降清的明朝公侯伯的姓名，亦應據實錄此類記事校改。實錄記：

順治二年五月己酉，豫親王多鐸等奏報：……（五月）十五日，我軍至南京，忻城伯趙之龍、率魏國公徐州爵、保國公朱國弼、隆平侯張拱日、臨淮侯李祖述、懷寧侯孫維城、靈璧侯湯國祚、安遠侯柳祚昌、永康侯徐弘爵、定遠侯鄧文囿、項城伯韋應俊、大興伯鄒順益、寧晉伯劉允基、南和伯方一元、東寧伯焦夢熊、安城伯張國才、洛中伯黃國鼎、成安伯柯祚永……降。其沿途來歸者，……總兵……王之剛。（16/19b）

順治五年八月壬寅，授投誠……趙之龍爲三等阿思哈尼哈番。……郭祚永、鄧文堯、朱國弼、黃九鼎、張國才、鄒存義、李祖述、李世宏、張拱日、徐九爵、柳祚昌、劉允極、孫維城，……爲三等阿達哈哈番。（40/3a）

以實錄這兩條對校，成安伯柯祚永應改爲郭祚永，大興伯鄒順益應改爲鄒存義，寧晉伯劉允基應改爲劉允極，洛中伯黃國鼎應改爲黃九鼎。改正後，即與小腆紀年（10/17a）所記降清公侯伯姓名相合。

定遠侯鄧文囿，小腆紀年作鄧文郁。世祖實錄（40/3a）作鄧文堯。作文囿應係譯音，恐應以文堯爲正。

魏國公徐州爵降清，野史有記作徐久爵的，也有寫作徐九爵的，小腆紀年作徐允爵，明史功臣世表作徐文爵。世祖實錄記授投誠官以世職，作徐九爵，則應以徐九爵爲正。九爵死，其子啓蕃襲職，見世祖實錄（77/17b）。明通鑑記降清公侯伯，作徐州爵，係鈔東華錄。明通鑑作者未見世祖實錄，故未能參照上引世祖實錄 40/3a，改正東華錄的錯誤。

豫親王多鐸奏報說：「沿途來歸者總兵王之剛」。王之剛應改爲王之綱。王之綱降清後事迹，見世祖實錄 44/13a，98/6a，115/13b。○明清史料丁編第一本收有總兵王之

綱的塘報。實錄記多鐸奏報，係據滿文譯漢，故所記漢人姓名多誤。

上引孔有德奏報說：「招降偽內閣吳秉」。今按明史卷二七九吳炳傳，吳炳官東閣大學士，「被執，送衡州，炳不食，自盡于湘山寺」。實錄作吳秉，係吳炳的誤譯。實錄說，吳炳投降，與明史所記異。瞿共美東明聞見錄說：「清人執吳炳。上之出也，百官未之知。吳炳以店疾留。逼之薙髮投誠。未逾月，病死」。王夫之永曆實錄卷四吳炳傳：「吳炳與劉承胤降，隨孔有德至衡州，有德恒召與飲食，炳既衰老，又南人不習北味，執酥茶燒豚炙牛，不敢辭，強迫餐之，遂病痢死」。傳以禮華延年室題跋、劉毓崧通義堂集、李慈銘越縕堂日記考論吳炳事，均相信明史，不信王夫之所記。謝國楨晚明史籍考即依從傅氏等人所說。謝氏即不知世祖實錄及東華錄書吳秉（吳炳）降清，與王夫之瞿共美所記相合。

實錄所記漢人奏報譯自滿文的，似僅此一處。這是一個很特殊的例子。孔有德是漢人，封恭順王。他用滿文寫軍機奏報，真是太恭順了。

清朝是滿人建立的朝代。在清太祖清太宗時，其統治地區已有大量漢人。在清太祖天命辛酉年，正白旗備禦劉學成給太祖的奏本是用漢文寫的。清太祖太宗與明朝及朝鮮辦交涉，其來往文書係用漢文。清太宗所立實勝寺碑，碑文用滿漢蒙藏四種文字，由剛林撰滿文，羅繡錦譯為漢文。

順治元年五月，清兵入據北京。六月，即令內外各衙門印信俱並鑄滿漢字樣。四年正月，命給直省文武官員敕書，兼書滿漢字。順治五年十一月河道總督楊方興揭帖提到他收到總兵官佟養量及宜永貴的塘報，塘報內稱：「擒獲偽公侯伯，俱經滿洲各大人，當即審明正法，除具清字馳報上聞外，……所有獲得婦女牛驢，悉聽滿洲衆大人總開數目報部，見蒙清字部文，分給官兵訖」（明清史料丙編第七本六九五頁）。此所謂「清字馳報」，應係滿洲大人具奏，故奉到兵部「清字咨文」。順治六年正月二十三日固山額真譚泰、和羅會奏報平復江西捷音，奏報日期據實錄，其奏文殘件見明清史料丙編第八本七〇六頁。這是滿洲人用漢文寫的奏報，恐另外還有滿文奏本。

順治七年十二月，多爾袞死，順治帝親政。九年正月命各省漢官敕書，俱着翻譯清字啓奏記檔，敕上只用漢字發給（世祖實錄 62/15b）。旋仍命冊文誥敕兼書滿漢字（63/9a）。十年三月，命各部院本章內清字宜先書官員銜名，次書謹題字樣，次書所條陳

爲某事 (73/2b)。是月，上幸內院，閱部中奏疏，命「保舉之疏，俱着全譯，以便觀其人之品行」，是其時漢文章奏僅摘要譯爲滿文。十年六月，始命「一應奏章案牘，須兼用滿漢文字，以便通曉」 (76/4a)。但其時滿人軍機奏報有時仍只用清文，而未用漢文。明清史料丁編第八本七八四頁收有康熙時大將軍胤禛題稿，此卽其清字題本至京以後，譯爲漢文的底稿。史料丁編第九本八四二頁還載有康熙時「浙江福建等處敗賊功牌殘稿簿」。稿簿有眉批：「清文不解」，並將地名衢州府譯爲曲州府，義烏譯爲羣烏，蘭谿譯爲藍溪，後始一一改正。丁編第十本九一四頁康熙時「功牌稿簿」提到：「遇賊僞威遠大將軍胡國柱、僞將軍王旭、李匡、前來援救雲南，胡國柱自縊，王旭、李匡赴火死，僞將軍王功亮、王中禮投降」。今以清聖祖實錄 (102/3a, 102/4a) 所載兵部題本校之，「功牌稿簿」作胡國柱、李匡不誤。「稿簿」所記王旭應改爲王緒，王功亮應改爲王公良，王中禮應改爲王仲禮。這些「功牌」原文應爲滿文，至京以後，始譯爲漢文。地名誤譯，譯衢州府爲曲州府，很容易改正，而人名誤譯，不查漢文題本揭帖，就不容易改正了。清聖祖實錄所記滿人軍機奏報是否有與清世祖實錄類似的錯誤，俟考。

清世祖實錄記：

順治五年二月，偏沅巡撫線縉疏報：僞恢武伯向登位寇沅州。(36/14a)

徐鼐小腆紀年附考 (15/7a) 向登位作項登章。徐氏說：

東華錄、貳臣傳皆作向登位者，蓋軍中文報，多用同音省筆字，茲從陽秋。

健按：明清史料甲編第三本二一四頁有順治五年正月湖廣總督羅繡錦揭帖，卽言向登位盤踞湖廣安化。是作向登位不誤。戴笠行在陽秋作項登章，未必可信。東華錄係節鈔實錄成書。徐氏讀東華錄，未分辨實錄所記那些源出於漢人奏報，那些源出於滿文奏報，故對人名異文的解說與去取，與我不同。

世祖實錄記朝鮮人名也有錯誤及前後不一致處。今選錄實錄數則於下：

(大行皇帝) 遺諭 (朝鮮國王李倧) 曰：爾國崔明紀、金盛黑尼，雖罪在不赦，朕亦從寬宥。……其義州禁繫黨羽沈德淵、曹漢英、蔡義恒等，及築城之朴黃，亦着釋放。(2/4a)

諭朝鮮國王李倧曰：……皇考寬溫仁聖皇帝曾降明旨，以李明漢、李敬輿、許

啓、閔聖徽、李景奭、朴璜、曹漢英、申德淵等俱係罪廢，不許復錄。(4/9b)

諭朝鮮國王李倭曰：……其永不叙用官李敬遇、李明翰、李敬式、閔性慧四人，爾世子欲求任用，姑如請准從。(11/20a)

諭朝鮮國王李倭曰：……李景奭、李景奭、趙洞、撥置之罪，茲逢慶赦，姑免其罪。(52/16b)

朝鮮國王李倭奏稱：原任議政李敬輿、李景奭、原任判書趙綱等，久著忠勤，請復加任用。(83/21a)

諭朝鮮國王李倭曰：……李敬輿、李景奭、趙綱，情罪重大，……爾乃朦朧奏請。(87/17b)

以朝鮮仁祖實錄校之，清世祖實錄所記崔明紀應改爲崔鳴吉，清太宗實錄 (63/8a) 所記與朝鮮實錄合。朴璜、朴黃，應改爲朴漢。沈得淵應改爲申得淵。李敬遇、李景奭應改爲李敬輿。閔性慧應改爲閔聖徽。李敬式應改爲李景奭。太宗實錄 (63/7a) 作李慶世，誤。趙洞應改爲趙綱。李明翰應改爲李明漢。清太宗實錄 (43/8b) 作李名翰，誤。

清朝與朝鮮的來往文書係用漢文，而且係用漢文起草。實錄所記頒給朝鮮國王的敕諭，均與內閣大庫所藏漢文敕諭原稿相合，（參看明清史料甲編第七本六八八頁及庚編第五本四〇六頁）。漢文原稿將朝鮮人名弄錯，而且不一致。但奉命撰敕諭原稿時，所奉的命令應係滿文。這些朝鮮人名的滿文讀音及滿文寫法應該相同。我們只要查世祖實錄滿文本，即可判斷我的推測是否正確。

清世祖實錄記：

順治九年四月辛亥，朝鮮國王李倭，以其國人趙昭元等，詛咒謀逆，亂黨伏誅，遣使奉表具聞。(64/4b)

今以朝鮮孝宗實錄 (8/27a) 所載朝鮮國王原奏校之，則趙昭元作昭媛趙氏；原奏並謂，其人爲「先上之侍姬」，則昭媛乃封號。清世祖實錄作趙昭元，應係據滿文檔冊譯漢，致有此誤。清史稿屬國傳作趙昭元，誤。清史稿屬國傳記李敬輿、李景奭、趙綱事，誤趙綱爲趙洞，此應係謄錄有誤。應據朝鮮實錄改正。

由上文所舉這些例證，我們可以發現，清世祖實錄所記人名地名源出於漢人奏報

及部院漢文題本的，大體正確無誤。上引孔有德的奏報則例外。實錄所載上諭，則因順治皇帝說的是滿文，由滿文譯為中文，故有錯字。而潞王誤為魯王，即其一例。實錄記：「上諭兵部，潮州郝尙九作叛」(84/5a)，亦因據滿文翻譯，故誤郝尙久為郝尙九。修實錄時鈔錄上諭，仍沿誤未改。

內院撰吳三桂尙可喜冊文，敘述二人功績，因取材滿文紀功檔冊的漢文譯本，故所記漢人人名有誤。修實錄時，將冊文鈔入實錄，未改正冊文的錯誤。

順治朝給朝鮮國王的敕諭係用漢文起草，起草者所奉的命令係滿文，故所草敕諭提到朝鮮人姓名常誤用同音字。實錄仍保存原來的錯誤。實錄(83/21a)記：「朝鮮國王奏稱：原任議政李敬輿、李景奭、原任判書趙綱，久著忠勤，請復加任用」。實錄此條源出於朝鮮國王的漢文奏本，故所記正確不誤。

清世祖實錄誤福王朱由崧為朱由松(17/6a)，誤魯王朱以海為朱彝垓(26/22a)。由實錄原文看來，此均係滿人奏報的誤譯。似未必係康熙時修世祖實錄，據滿文奏報譯漢，始有此人名誤譯。很可能在順治朝內院對其時滿文奏報已如此誤譯。

清太宗的書房日記係倣朝鮮的承政院日記。清世祖入關後，即倣照明內閣，設置絲綸簿，將每天進呈的章奏摘由，記奏者姓名，並記奏上後所奉旨意。史語所所印明清史料戊編第四本即收有順治朝康熙朝的絲綸簿殘本。

上引實錄所說：「攝政王賞晉王朱審煊銀兩有差」，恐源出於當時內院官的「召對紀注」。今存順治二年五月二十九日至七月初九日攝政王日記一冊，書名係近人所加，書名應據明清史料丙編第四本三〇四頁改稱「召對紀注」。該書係入直內院官紀錄大學士等官進見攝政王後與攝政王的談話，並紀錄是日攝政王所處理的政務。並非每天都記，未召對即不記，亦未記攝政王起居，與康熙起居注光緒起居注的體裁不同。該書閏六月初四條書：「賜明晉王朱燿烜袍服」，即誤朱審烜為朱燿烜。此事實錄失記。實錄他條記賞賜晉王事作朱審煊，又作朱審烜，大概因所據「召對紀注」非一人所記，故有此歧異。實錄記賜襄陵王朱魁圖白金衣物可能也係依據內院記注。起居注正式置館在康熙朝。順治時未有起居注。這應與順治皇帝說話用滿文有關。

清世祖實錄記漢人朝鮮人姓名常誤用同音或音近的字。有些錯誤很容易改正，有些錯誤則需據他書詳考始能改正。所記人名，有些我們根本不知道是否錯誤。如前引

濟爾哈朗奏報：「斬明總兵李賦明、袁尚仁」。李賦明應改爲李輔明，而袁尚仁是否有誤，即待考。上引孔有德奏報提到魯王朱鼎兆、永曆太子朱爾朱、副將蕭遠，永曆太子的名字一定錯，魯王朱鼎兆及蕭遠是否有誤，即待考。我還沒有計劃將世祖實錄所有滿人奏報及漢人用滿文寫的奏報所提到的中國人名、地名一一予以考定。要考證這些人名地名，還需研究清史的人共同努力，才能毫髮無遺憾。本文僅着重舉例，並解釋其致誤之由。這是我讀清世祖實錄時最使我感覺困擾的問題之一，因此我撰寫此文，提出我的看法，敬請同好惠予指教。

民國六十二年四月二十四日